

印度外交戰略動向及其地區影響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青燕

近年來，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各國面臨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帶來的新機遇與新挑戰。印度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深度調整對外戰略，靈活運用“戰略自主”，為晉升“全球性領導大國”（leading power）積極運籌：既加速向美國“印太戰略”靠攏，又維繫與俄羅斯“傳統友誼”，借助有利國際環境對華示強；地區層面則着力維護南亞主導權，並通過“東動”“西聯”，擴展戰略空間。在大國競爭國際大背景下，印度外交戰略新布局將給國際格局與地區形勢發展帶來複雜影響。

一、印度的“大國關係”深度調整

莫迪政府自2019年獲得連任以來，印度人民黨（下稱“印人黨”）在國內政壇保持“一黨獨大”局面，執政優勢不斷鞏固，為其調整對外政策提供堅實支撐。老牌政黨國大黨力量持續式微，地方政黨紛紛搶占國大黨丟失地盤。莫迪政府應對疫情的糟糕表現未影響其“高人氣”。在2022年3月地方五邦選舉中，印人黨取得果阿邦、曼尼普爾邦、北阿坎德邦和北方邦的執政權。北方邦的選舉結果一向被認為是印度大選的“風向標”，印人黨在該邦連續執政，彰顯印人黨在印長期執政的可能性。印人黨認為印度將在“塑造21世紀全球格局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期冀抓住大國競爭給印度帶來的歷史機遇和發展空間，通過發揮“戰略自主”性來實現印度的“大國夢”。

加速與美“印太戰略”融合。拜登政府大力推進“印太戰略”，視中國為美國“最大地緣政治挑戰”，並將對華競爭的重點放在“印太地

区”。拜登版“印太战略”更加重视盟友作用，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抓手，在亚太地区“拉帮结伙”搞集团对抗，以获取对华战略竞争优势。美将印度作为“印太战略”重要支点国家，对印施加诸多“恩惠”，给予各种“特权”，如豁免制裁印度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受美对华“全面竞争”鼓动，莫迪政府对美“印太战略”的态度也愈加积极，借此缓解对华战略焦虑并提升印度国际地位。印度不断加强与美日澳军事合作，“马拉巴尔”海上军演规模不断扩大，并通过签订一系列防务合作协定，参与四国军事后勤支持体系构建。莫迪政府尤为关注“印度制造”，趁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急于与中国“脱钩”，并拉拢跨国企业将产业链转移至印度。为补齐“印太战略”经济短板，美国于 2022 年 5 月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打造遏华“经济联盟”。拒绝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印度成为 IPEF 初始成员，希望在数字贸易规则、基础设施标准和高技术供应链构建方面，获得美国支持以占得先机。

维系与俄罗斯特殊友好关系。印度与俄罗斯于 2000 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2010 年两国关系提升为“享有特权的特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Special and Privileged Strategic Partnership）。在 2022 年 10 月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普京称俄罗斯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建立在几十年来密切的盟友关系基础之上。印俄在防务领域有着长期深入的合作，包括尖端武器的联合研究和生产。尽管美国对印军售不断稀释印俄军贸份额，但俄制武器在印度军队的占比相当高，短期内无法被完全替代，且俄罗斯对印军事技术转让的“慷慨”也让美西方国家难以企及。近年来，印度随美国“印太战略”起舞让俄罗斯大为不满。为维持印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度顶住美国压力，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强烈要求印度加入谴责、制裁俄罗斯的阵营，并邀请印度参加“围攻”俄罗斯的七国集团峰会。然而面对美西方的诱拉和施压，印度一直努力在美俄之间保持中立。对美国在联合国递交的俄乌冲突相关提案，印度几乎都投了弃权票。印度拒绝加入“俄油限价联盟”，并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令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俄经济制裁效果大打折扣。2022 年 6 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全球安全论坛”上回应称，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是基于自身需要（国家利益）。在 9 月访美时，苏杰生又表示印度在对俄军购问题上不会改变现有立场。11 月访俄，苏杰生重申印度将继续购买俄油，并扩大两国贸易关系。苏杰生还指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保持印俄关系对印有利。可见，无论出于在“多极世界”坚持“战略自主”；还是维护“欧洲人能买，印度人也能买”的发展权益，印度仍将在美俄之间寻求平衡策略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对华示强影响中印关系改善。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推进及中巴经济走廊的落地实施，印度视中国为地区秩序主导权的争夺者，对华战略疑惧上升。同时，在美西方拉拢下，印度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印度从中美博弈中坐收渔利以增强自身崛起资源的倾向日趋明显。为获美更多支持，印度频频对华示强，并在中印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展现强硬姿态。加勒万河谷冲突令中印关系遭遇重大挫折，印度在中印边境谈判问题上态度摇摆，也为双方谈判增加了困难。

尽管如此，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 10 亿的发展中大国，以及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重要新兴经济体，中印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仍拥有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仍然超过 1200 亿美元。俄乌冲突爆发后，来自美西方国家的“站队”逼迫和施压，让印度意识到与中国协调政策立场的必要性。中印还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相近，两国一直以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共同发声。中印同为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在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上有共同需求。2022 年中印关系呈现恢复势头：3 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印进行工作访问，就双边关系与印方进行深入沟通；6 月和 9 月，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金砖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等重要共识，为未来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印度的周边外交“多向联动”

强化南亚地区主导权。莫迪政府推出“邻国优先”（Neighborhood First）政策，重视与南亚国家关系，实则奉行印人党版“门罗主义”。一方面，莫迪政府巩固与尼泊尔和不丹的紧密关系，密切关注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政局走向，加强与孟加拉国经贸合作与联通建设。另一方面，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则趋于强硬，在国际和地区层面挤压巴方战略空间。印度单方面改变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现状，激化印巴矛盾，成为印巴关系转圜的羁绊。为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印度默许美国对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与军事渗透。尼泊尔议会批准“千年挑战计划”（MCC）协议，以及马尔代夫与美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均是印度默许的例证。印度对南亚地区合作与发展的态度和所做所为加剧了地缘政治动荡。

“东动”提升地区影响力。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升级“东向政策”，从“向东看”（Look East Policy）到“东向行动”（Act East Policy），将合作区域从东南亚扩展至东亚和印度洋岛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内容涵盖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印度与日本、韩国建立“特殊

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与机制建设，召开“印度—东盟峰会”“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FIPIC）等，以确立印度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存在。印度尤其重点推动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防务交流与合作，包括扩大军品贸易规模及开展海上联合军演等。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其“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愿景相融合，并与美日澳的“印太战略”协调互动，以提升印度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西联”打通能源贸易通道。莫迪政府重视发展同中亚、中东及西亚国家关系，打通能源通道、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和贸易伙伴是印度“向西挺进”的强劲动力。2015年，莫迪成为冷战结束以来首位遍访中亚五国的印度总理。2019年以来，印度与中亚五国相继举行了三次外长对话会，并于2022年1月开启首届“印度—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除了应对阿富汗变局，加强地区反恐安全合作外，印度着力推动与中亚国家联合开发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加强“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互联互通建设。莫迪政府还采取更加务实做法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与中东主要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大单，并以高频首脑访问提升中东在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印度与美国、以色列和阿联酋组建中东“四方安全对话”（I2U2），在伊朗和沙特关系上维持平衡，争取沙特与阿联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保持中立。

三、小结

综上，莫迪政府领导下的印度以成为“全球性领导大国”为战略目标，在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上积极运作，以“战略自主”对冲大国竞争下的阵营桎梏，在中美博弈中谋取最大利益，营造利好国际环境来实现印度的快速崛起。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催化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大国竞争愈演愈烈，这也意味着印度的外交战略面临中美竞争走势、俄美关系走向及地区第三方因素影响等诸多不确定性。2022年8月，莫迪在印度75周年独立日庆典上提出，未来25年让印度成为发达国家。这点能否实现尚待观察，但毋庸置疑，发展始终是一个国家振兴的第一要务，这需要印度跳出“地缘政治陷阱”，与中国相向而行，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编辑：崔志楠 审核：于铁军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北阁

邮编：100871

网址：www.i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376

传真：+86-10-62753063

邮件地址：iiss@pku.edu.cn